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泣紅亭

第十回 山遙水隔無阻義友 真情既清誣陷難當

紅桃暮春發，黃菊初秋開。既是同根物，遲早待時來。

且說眾婆子哄嚷著，新姑爺忽然變成女的了，咱們姑娘急得直哭。戴新民大驚，抓住華如錦詢問。盧香菲不等她說，忙將剛才對程夫人說的話，照樣說了一遍。說華如錦也是女子，讓畫眉脫去外罩的長袍，現出一個俊秀的女郎。

那時，羅挺料到今天晚上必定要出事，在東院客房向康阮山把實情原原本本他說了。康阮山起初大驚，繼而大急，最後大懼，對羅挺吵嚷了一通。事不宜遲，忙到中堂府去請罪。

戴新民畢竟是個有度量之人，喝退侍者，寬慰康阮山道：「老員外因無後所迫，一時疏忽，這個事情還是從老夫選婿引起的。雖這麼說，你的假義子還是我女兒的真妹子，也算是緣分吧！我的女婿是假的，你的兒子也不是真的，這都是我們二人晚年遇到的不幸罷了。夜深了，請先回館舍，明日再敘。」

康員外心上一塊兒石頭總算落了地，他再三感恩謝德，賠情施禮，方才回去。

當夜盧香菲向琴紫樹說起別後的各種事情，又聽了紫樹的種種遭遇，從此姐妹二人消除猜疑，比在家時更加親熱。盧香菲又訴說義父母的深情厚恩，詢問如何報答。早上琴紫樹去求戴新民。戴新民尋找門路，想給康阮山找個誥選州同。康阮山說年老了，堅持不願當官，最後將這官銜給了張郎，他十分滿足，向戴中堂道了謝。

起程時，盧香菲不願離開姐姐，紫樹也不肯放她走，她將康信仁請到內書房辭別道：「深思大德無以報答，但願二老壽比松柏，德姐、瑞娘盛如芝蘭！」給孫媽媽、彩金和兩個小姨娘送了珠寶重禮。

康阮山垂淚辭別，帶著羅挺出了京城。康阮山是江湖俠義、通明世事的老人，雖然被閨閣小姐所瞞，引起誤會，鬧個笑話，但這次的誤會卻遂了他畢生的夙願，給女婿找到了官銜。以後兩個小妾又生了兩個兒子，都讀書成名。這就是「積善之家必有余慶」。

康員外回家設宴慶賀，唱戲請客，闔家歡樂。張郎穿戴了禮冠朝服，謁見州縣長官，榮華體面不提。康員外派羅挺宴請登雲先生——史經濟，店裡的人說他前些日子接到書信，收拾行裝，帶著兩個伙伴去杭州了。

原來杭州梅知府派往北京的人，持賁侯信函找到了史經濟。經濟看了信，一則與賁侯是舊友，二則多年思慕江南山水，見信正中下懷，等候司田人到了，二人一同租船南下。

京城戴新民居官多年，年邁多病，又想為女選婿，決心得便在聖上面前告老還鄉。不知戴新民尋求安閒，「老妻畫紙為棋局，稚子敲針作的釣鉤」的心願能否實現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卻說史經濟、司田人乘舟南下，一路平安，正如唐朝李太白詩云：

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

兩岸猿聲啼不住，輕舟已過萬重山。

一路無阻到了杭州賁侯衙門。門吏都認識史、司二位先生，忙請到外書房敲雲板稟報。璞玉聽說老師到了，連忙出來拜見。

那時李憲章早已來到，也在那裡，相見大喜。這外書房在二門以外東側。它的對面是官員早晨聚會的地方。舒謙出來道：「老爺在花園香玉齋與知府梅老爺下圍棋。稟報先生們來到，老爺說直接請進無妨。」

史經濟道：「若有外賓，我們進去不便，稍候何妨！」說罷飲茶。璞玉再三催促說：「梅老爺也是尊賢敬才的人，老師即應進去。」於是在前引路。正要進二門，司田人見二門外停著知府的轎車。院裡站滿公差，想是知府快要出來了。進內一看，大堂兩側的房屋約有五十來間。廳堂高大，院套寬敞。西房的後院有幾間抱廈小廳，是賁侯會客的客廳。廂房牆角的方形綠門是花園的東南門。匾額上寫的是「逸園」二字。園內景色匯聚山林佳景，山彎水曲，頗具田野之風。對門西邊的一列飛簷畫閣、明窗迴廊、是文人墨客盤桓的地方。牆之隔的幾間華麗房舍裡住著李憲章。

璞玉引客至西北方，走甬路通過「竹筠書屋」，走過「逸芳草亭」的東邊，渡過「綠野平橋」，繞過老隕石的西邊，穿過竹林，再往上走，到「曉崑山堂」前面一看，賁侯與梅知府二人帶領一大幫人打著陽傘，從北邊友竹山房的山路出來。史、司二位先生忙前去施禮。賁侯也忙上前還了半禮道：「賢友風塵僕僕遠道而來，辛苦了。」梅知府也站住腳說了幾句話，向賁侯笑道：「這叫做德不孤，賢有朋。遠客乍來，不能象前幾日清閒無事，請侯爺留步。」賁侯不讓，一定要送過平橋，梅知府再三謙讓，才令人將知府的馬牽來，從花園的便門出去。等梅知府上馬後，又叫璞玉護送。這才與史經濟等人握手。到橋附近的「曉崑山堂」坐下，飲茶敘話，說別後思慕的心情。

司田人抬頭看室內，是用革絲、繭綢裱的隔扇，半間隔斷的三間通屋，牆壁上掛滿韓、柳、歐、蘇等名賢的字跡和詩文。地上放了張大鐵梨木八仙桌子，上邊放著文房四寶和法帖、圖書。外面簷下種滿花樹，一塵不染。賁侯身穿紗紵長衫，腰繫白玉寬帶，坐在北窗下的細牀上。過午陽光映照臉上，更顯得紅光滿面，神采奕奕。小童站在旁側，用白羽扇搧風，銀須飄拂，真是「福養頤，德養體」的大臣。

賁侯向司田人笑道：「與賢友一別多時不見，見先生丰采朗潤。正像古人所說：『龍馬之神，海鶴之顏』了。」司田人忙欠身道：「山野草民豈敢，明公過獎！唯恐屈辱大人芝蘭之馨，松柏之節。」賁侯道：「老夫蒙聖主恩賞，任重才疏，朝夕所慮唯恐有負聖上重任。今承賢友不棄，望祈指教。」史經濟、司田人忙站起躬身道：「草芥之人，才疏學淺，但承明公重托，怎敢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！」賓主言順心合，設宴飛觴，不覺紅日落山。

從此賁侯待登雲先生為諮詢客賓，留司田人掌管印信和文書，李憲章輔導璞玉讀書，各司專業。李憲章與璞玉更是情投意合。璞玉的書房在花園西南角上，就在李憲章書房的南面，二人朝夕相處，詩歌唱和，促膝談心。

一日適逢春暖，璞玉早起，到正房給父母請安。賁侯、金夫人正坐在裡間飛羅帳邊商量家務。璞玉進去跪拜請安後，站在一旁。金夫人道：「我去年經由濟陽路過西河，看望姑奶奶。她的姑娘盛粹芳因女婿天亡，從婆家回門，她跟璞玉一樣命苦。那時我做主給璞玉訂了親，叫高珍拿五百兩銀子當作彩禮。這事兒曾稟告老爺。但因以後事情多，再也沒有提起。姑奶奶說去年秋天回蘇州，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派人去看望。兒子也快到成年了，最好即時商妥，以今秋完婚為宜。老爺我們倆老了，盼著早點兒抱孫子，不知老爺意下如何？」

賁侯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。前些時候在京城，曹侍郎來找我，說戴學士的女兒想給璞玉，我隨口答應他了。沒想到你兒子不願意。從此公務纏身，一點也沒有閒空兒顧家事。今天你這樣說也很好。婚事成了也可以告慰老太太在天之靈。當下就差高珍、福海二人去蘇州，一則問候妹妹，再則談妥此事，擇吉日完婚。」

金夫人大喜，早飯後叫來玉清包裝送去的東西。賁侯也吃了飯，到衙門去辦公。璞玉跟著出去，到了大廳後，回到自己的西廂房，福壽忙打簾子。

這時，璞玉心想剛才的事兒，一代之美琴紫樹飲泣黃泉，盧香菲生死不明。現在想起粹芳的事兒，有的多麼幸運，有的多麼冤屈……他不會別的，只是靠倚著被褥，兩手叉在後腦勺上，躺在那裡一言不發。福壽問：「端飯？」璞玉搖搖頭，打開書桌上的小紫檀木匣，拿出琴紫樹的那幅畫像，掛在對面牆上，不出聲地暗暗掉淚。

福壽看了這個情形又好氣又好笑，無奈勸道：「老爺太太心思一樣，派人去蘇州了，喜事就在眼前。無緣無故的，大爺傷什麼

心呢？」璞玉抬頭一看，福壽身穿紅洋綢面棉袍，上罩粉色線綢坎肩，脖子上圍著白川綢汗巾，梳了兩根抓抓辮，鬢角插著白銀四瓣水仙簪，鬢邊插著並蒂芙蓉，烏黑的頭髮綠辮繩，白臉青眉，容光照人。

璞玉笑道：「你今天哪來的興致這麼打扮？」福壽笑道：「今天早上聽說大爺大喜，特地換上新衣裳，給您道喜。」璞玉繃起臉說：「什麼喜事？無非舊怨變新愁而已。」福壽問：「這新愁又從哪兒來呢？」璞玉不禁站起身來說：「你坐下聽我說，我們四個人從小的情誼，要說別人不知道也罷，你還不知道原原本本？現在兩個死了，活著的又是出過門的，許配我這個孤獨的人究竟有多大意思？況且她的意志不堅，我倆成婚以後，她雖想舉案齊眉，我沒有心思張敞畫眉！這樣又有什麼臉面見九泉之下的她倆？」福壽道：「那麼這事兒你想怎麼辦？」璞玉道：「以我之見，我已經娶過一次了，再娶不娶，不那麼要緊。屋裡有你個人代勞也足够了。省得盛粹芳姐姐和我以後眼牙不合，也不辜負那兩位死去貞節的姐姐。」

福壽正了臉道：「大爺這說的是什麼話！我們不管怎麼好，也是丫頭，有點兒小心勤謹，也都是本份的事兒，又有什麼功勞。你們家的名望不小，日後生兒育女，延續香煙更是大事。總得門當戶對，明媒正娶。」

璞玉認為這些言詞不堪入耳，聽不進去，胡亂吃了些飯。從垂花門出去。繞過大堂，走西廂房的前邊，進了逸園門，又經書吏辦事處，順著長廊從明窗軒前邊過去，進了大圓形的月亮門，走入學仁館。

原來這個書房在逸園西南角假山前邊。三間通房，前出廊，後抱廈。東北山前還有三間小房，內設屏風，是午睡的地方。學仁館西牆根，面對園門向東伸出兩間小樓。從樓上南牆小窗俯瞰，城西大街集市正在眼下。樓上是藏書，樓下住著璞玉的侍童。璞玉進來時瑤琴正站在簷下喂口口，寶劍掃地，奇書在屋子裡擦桌子，古畫在東邊梧桐樹下扇爐烹茶。璞玉進屋後坐在東窗的書桌旁，想起剛才的事，更覺索然無味。又想自己一生沒有知己，幸虧在深閨裡遇見一二知音，可是知己夭折，何以自己如此無緣！粹芳姐姐雖說是溫良恭儉，但論起文墨，又怎能與紫樹、香菲二人相比呢？曾聽人說蘇杭二州是出人材的地方，可是自己來到杭州將近一年，遇到的望族高門子弟也不少，為什麼就連幾個能談得來的也沒有呢？想了又想，滿腹的抑鬱頓時化為詩句，拾起現成的筆硯，揮毫而就：

知音知心何以少，衷腸熱忱誰能曉？好古每為世俗譏，薄今卻被他人惱。

失群孤雁繞青山，志誠精衛尋海淼。

漫道筆硯能抒情，不如瀟湘焚詩稿。

寫完剛放下筆，李憲章從外邊進來，坐在對面椅子上，看了詩大笑道：「公子不要目無天下賢士，我來時和一個年青友人同租一船。那人貌若聖賢，眉宇之間英氣射人。揮筆成章，易加揮塵，經過核試，他的才華不在公子之下，只是人特傲慢，常白眼看人。」

璞玉喜道：「有這樣才子何不早說，是否戲言？」

李憲章道：「真有其人，他姓施名凌雲，字自持，因兄弟排行老三，人們都稱他施三爺。他家境貧寒，又因與總試官對抗，連個秀才也沒考中，靠舅父度日。他的舅舅傅教授是一個趨炎附勢的人。他雖依靠舅舅生活，卻住在離城十里的西湖孤山。他也以為杭州沒有文章對手，整天獨自遊山玩水，賦詩作歌，聊以自慰。他雖貧居鬧市，將王侯高門、金玉富貴視同草芥糞土。」

璞玉道：「我與學兄交往多日，老學長知道我求賢心切，有這樣的奇賢，何不早日帶來見我一面？」

李憲章道：「富貴之家無才子。他若知道了公子的情況，怎肯輕易來！」璞玉笑道：「他的看法也是偏見。古時周公為武王之弟而才學堪稱聖人；曹子建為魏王之子，吟詩七步成章。這些聞名於世的人都不是貧寒之家出身吧！老學長明日轉告我的話，想必他能欣然而來。」

李憲章道：「公子有這樣的決心，不妨我今天去一趟。」二人說著喝了茶。李憲章信步出了城，順著西湖湖濱，直奔孤山而來。西湖四面環山，山勢高低回曲正是遊人散步的地方。屏障西湖南北的是嶺，嶺側有兩個高峰，長堤將湖水分成裡外，連著長堤有六橋。處處是奇景，時時有鮮花。

文人歌女，畫樓彩船，歌台酒樓的歡樂一言難盡。前賢詩詞有幾首：

花開紅樹亂鶯啼，草長平湖白鷺飛：

風日晴和人意好，夕陽蕭鼓幾船歸。

——徐元杰：《湖上》

又

畢竟西湖六月中，風光不與四時同：

接天蓮葉無窮碧，映日荷花別樣紅。

——楊萬里：《曉出淨慈寺送林子方》

又

山外青山樓外樓，西湖歌舞幾時休？

暖風薰得遊人醉，直把杭州當汴州。

——林升：《題臨安邸》

又

水光瀲灩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。

欲把西湖比西子，淡妝濃抹總相宜。

——蘇軾：《飲湖上，初晴後雨》

李憲章緩步慢行，欣賞湖光山色，到了孤山一看，環山疊翠，畫堤如置几案，一湖如鏡，清漣如漾晶盤，四週豁亮寬敞。考其山支水叉，非近而遠，路盡而橋接，似淺而深。正在欣賞施自持徜徉留連的地方，拐過山角，路盡見村，來到柴門前。施凌雲聽見犬吠，開門出來，見李憲章握手言歡，進了茅舍坐下。李憲章抬頭一看，三間屋子都打了間斷，西間是臥室，東屋是灶間，堂屋是客房。對門桌子兩旁有兩把椅子，北牆掛了一軸畫，上面題字是：

寒氈鐵硯案雲梯明月香桂黃卷青燈玉堂夜雨金馬春風

下邊畫的是五柳先生放鶴圖。兩側對聯是：

先為稻梁書文字只緣蠹祿填麗詞

除此之外，屋內空空蕩蕩，一無長物，家徒四壁。李憲章正在觀看，施凌雲笑道：「老兄莫怪我說大話，我看這杭州城雖大，城裡城外詩人墨客成百上千，可是真正能論詩的沒有一個。」

李憲章道：「自持兄的眼光未免太高。莫怪小弟冒昧，天下之大，非無才人，只是你見聞有限，沒有遇上而已。」

施凌雲道：「我確實孤陋寡聞，可是仁兄遇到的才子究有幾人？」李憲章道：「我到過的地方也有限，不能妄自揣度天下的才子。只論眼前，賁海防使的公子賁璞玉就是才華少年。」

施凌雲問道：「仁兄何以得知他是才子？」

李憲章即從璞玉少年時寫的《白雲》詩談起，又誦讀了他的些時藝文章，一直談到今天早晨寫的感懷詩。施凌雲聽他這樣說，不覺喜形於色，道：「杭州城真有這樣的才子，我怎麼沒聽說過。」

李憲章道：「自持兄乃飽學之士，何不與他以文會友，一試其才？日前本省應總試看了他的詩文贊道可惜生在世襲之家，不是

科舉正途出身，這才得了個『恩蔭』。」

施凌雲道：「若說起恩蔭，也就太不體面了。你看，富貴之家出身的有才之人，誰不願意正途出身去爭頭名狀元？」憲章道：「雖說那樣，有真才實學的畢竟與完全靠祖上恩蔭的不同，你不信我的話，什麼時候同我去一趟就知道真假了。」

施凌雲道：「小弟平素最不願出入於權勢之門。」憲章道：「璞公子尊賢重才，你不要誤解。」施凌雲道：「真若如此，可否相約見面？」李憲章道：「文人詩酒無約，可乘興即去。」談笑歡洽又喝了幾杯，住了宿。次日早晨李憲章帶著施凌雲，二人緩步慢行，攜手攀談，沿路傍花隨柳，朝城門而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